

一个为侵略而生的国家 激进的民族主义和领土扩张植 根于现代亚美尼亚的宪法基础

奥列格·库兹涅佐夫
历史学副博士、教授

2020年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卡拉巴赫战争以亚美尼亚的彻底失败而告终。2020年11月10日，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地区停火和停止所有敌对行动的三方声明。阿塞拜疆总统伊利哈姆·阿利耶夫称这场冲突为“

历史的一部分”，提议亚美尼亚签署和平条约。然而，亚美尼亚方面违反所有战后调解的协议，继续在两国边界发起军事挑衅，并发表与在南高加索建立和平的所有提议背道而驰的言论。

前段时间我发表了一篇题为《“第三个”亚美尼亚共和国的垂死挣扎》的文章。其含义是：现在的亚美尼亚共和国是继达什纳克楚琼和苏维埃之后的第三个。第三个亚美尼亚共和国最初创建是为了实现联合所有高加索亚美尼亚人，首先是埃里温和卡拉巴赫的所有亚美尼亚人的重新统一的理想，建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然而，亚美尼亚军事的溃败、卡拉巴赫重回阿塞拜疆使统一的理想破产，因此，以目前形式存在的亚美尼亚国家已毫无意义。现在这个国家垂死挣扎，试图动用所有现有的力量、手段和机会重新夺回卡拉巴赫。

很多笔者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开始寻找当前形势形成的一些政治甚至主观原因或者动机，试图建立关于谁从中受益或



这个国家的统治集团将亚美尼亚宪法作为民主和法律的典范

宪法的法律渊源——《亚美尼亚独立宣言》

者谁在背后支持的阴谋论。然而，目前卡拉巴赫周边局势形成的主要原因与政治及其相关的一切因素相去甚远，而要从法律层面去考虑，更准确地说是因现代亚美尼亚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基础。用法律学科的语言来说，我们从偶然的、依形式不同而变化的律令转向定然律令，即基本的或者基础的律令。不理解这些律令，就不可能理解亚美尼亚官方的军事行动和声明的逻辑。

《亚美尼亚共和国宪法》序言中指出，亚美尼亚共和国人民以“1990年8月23日《亚美尼亚独立宣言》中所述的亚美尼亚国家组织和国家目标为基础”宣布成立亚美尼亚共和国。因此，《亚美尼亚宪法》第12条中直接说明，《亚美尼亚独立宣言》是宪法的法律渊源。《亚美尼亚独立宣言》的序言中指出了其直接来源是1989年12月1日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委员会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全国委员会的《关于统一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联合决议》[1]。因此，这份文件也是《亚美尼亚共和国宪法》的法律渊源。也就是说，统一亚美尼亚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就是亚美尼亚建国的基本原则和国家目标。这也是宪法中规定的。这个做法很刁钻，一个文件被引用到另一个文件，而第三个文件又引用了第二个文件。其结果是，本质似乎被伪装了，不像橱窗里摆放的品牌商品，但实际上没有任何变化。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委员会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全国委员会于1989年12月1日通过的《关于统一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联合决议》正是亚美尼亚现代宪法立法体系的基石。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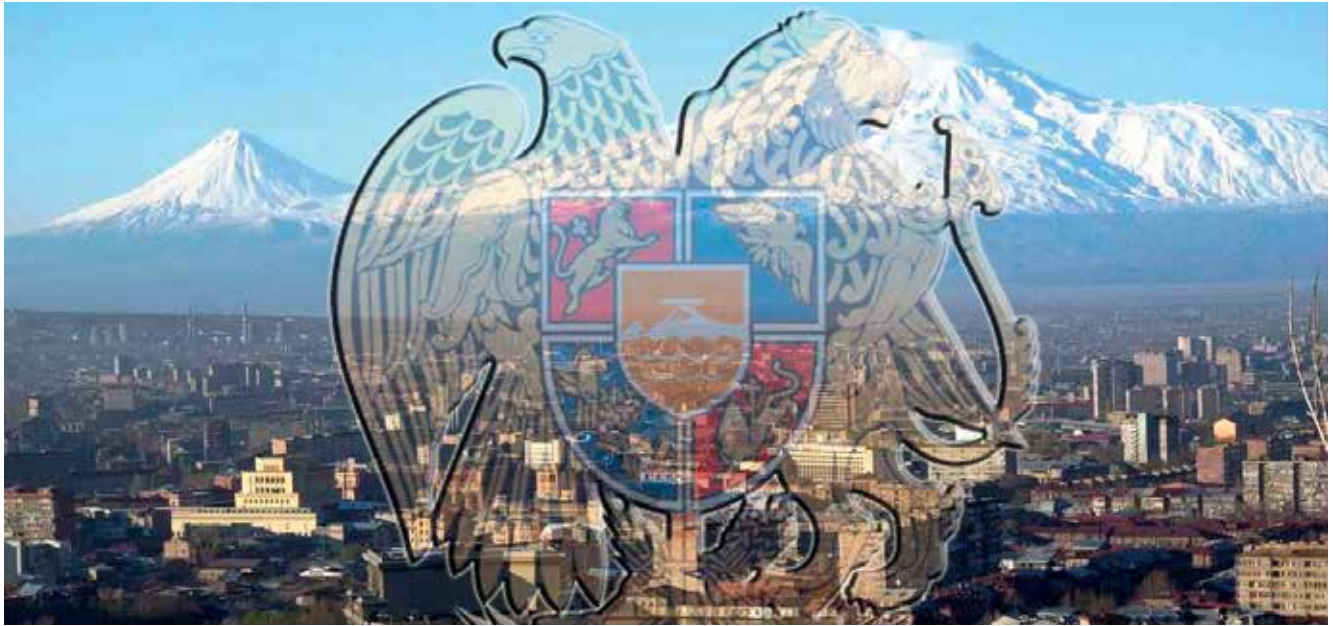


当亚美尼亚总理尼科尔·帕希尼扬（Nikol Pashinyan）说“卡拉巴赫是亚美尼亚的，是重点”时，不是他在自己的支持者面前喊的政治口号，也不是向阿塞拜疆挑衅，他只是在重申现在这个亚美尼亚国家主要宪法基础的精髓，是在这个国家建成之前就已经制定好的。

因此，埃里温当局众多官员不久前声称对卡拉巴赫的所有权或者赋予卡拉巴赫某种“特殊地位”，绝不是报复，也不是企图违反战后调解协议或者意图扭转历史，而是亚美尼亚官员下意识地、诚实地履行其国家宪法规定的公职。不必对此感到惊讶或愤慨。在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国家边境进行武装挑衅以发动新的战争以重新统一亚美尼亚和卡拉巴赫，这不仅是个别军队指挥官的个人提议或者某种志愿服务，而是宪法规定的所有亚美尼亚军人的义务。

在这一主题背景下，《关于统一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联合决议》的内容最令人感兴趣，其序言中提到了1988年2月20日和7月12日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当时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区（NKAO）区域理事会会议的决定，以及8月16日该地区人民全

宪法同亚美尼亚的所有国家符号一样，包含了对邻国领土覬覦的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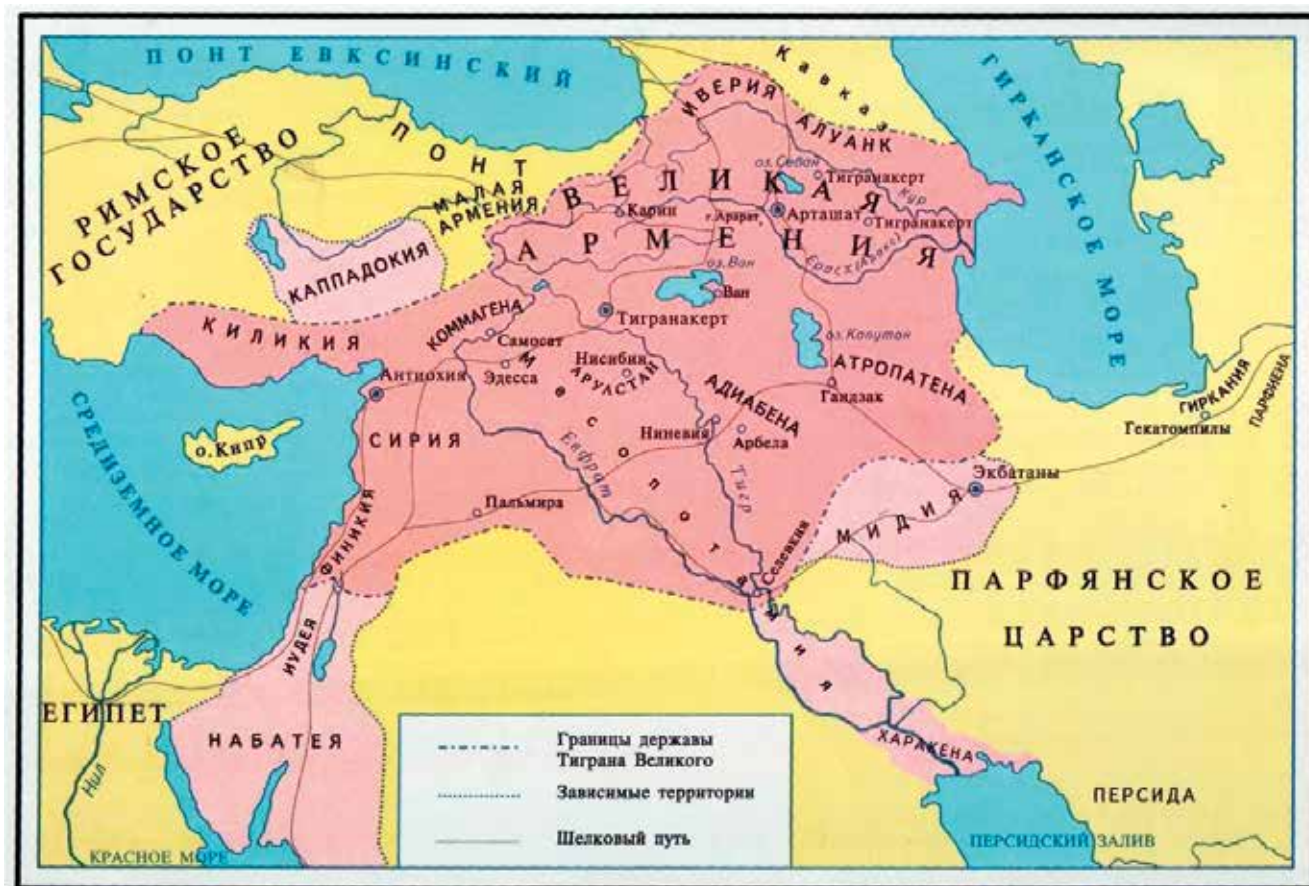


权代表大会和1989年10月19日全国委员会会议的决定。这些参考资料为以下结论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亚美尼亚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是苏联地缘政治的法律工具，其领导层在外交和国内政策中积极利用这一工具。联合决议第三条的标题是“统一”，将阿塞拜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区的居民列为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公民；第四条规定亚美尼亚当局有义务“代表沙乌米扬区（Shahumyan）和北阿尔扎赫戈达什区的亚美尼亚居民的利益”[3]。这表示，除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区，亚美尼亚还保留对阿塞拜疆境内其他土地的“权力”。之后亚美尼亚在1988年-1994年的卡拉巴赫战争期间占领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区以外的阿塞拜疆大部分地区，也证实了这一点。因此，在苏联解体之前的两年，在仍是苏维埃共和国的亚美尼亚，侵略阿塞拜疆的政治和法律原则不仅在政治家的头脑中形成，而且在法律中也标明了侵略的政治和法律原则。反阿塞拜疆在苏联解体之后成为独立的亚美尼

亚的宪法立法基础。为此，应清醒地认识到，亚美尼亚对阿塞拜疆的侵略将继续下去，因为这是《亚美尼亚共和国宪法》的规定。

由此可见，只要亚美尼亚共和国现行宪法存在，只要其中提到1990年8月23日的《亚美尼亚独立宣言》，而宣言中又包含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委员会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全国委员会1989年12月1日《关于统一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联合决议》，尼科尔·帕希尼扬和任何其他亚美尼亚政治家都不会与阿塞拜疆签署和平条约承认卡拉巴赫是其领土的一部分，因为根据亚美尼亚法律的现代体系，这是违反宪法的。即使有人突然签署了这样的协议，亚美尼亚议会也永远不会批准，因为这违反了国家的宪法立法。现在的亚美尼亚在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国家边界的划定问题上立场是相似的，如果这条线与1975年地图上两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之间的行政边界一致，那么事实上这也意味着，尽管隐晦但确实

亚美尼亚政治家也将臆想的“大亚美尼亚”版图视为宪法的法律来源



将卡拉巴赫排除在外。如果没有卡拉巴赫或者不觊觎卡拉巴赫，从正式法律角度来看，“第三”亚美尼亚共和国也就不可能存在。

亚美尼亚的国家宪法的制定方式是，从根本上不可能在法律上将卡拉巴赫排除在外，或者至少是对卡拉巴赫的政治主权。国家的宪法可以随意改写，但不可能改写《独立宣言》，因为这意味着自愿放弃先前宣布的主权或改变自己作为国际法主体的主权。如果亚美尼亚人不愿意，相信来自外部的某个人——俄罗斯、法国、美国、英国、中国或者任何其他人能够在政治或外交上强迫亚美尼亚人这样做，这个想法太天真了。伊利哈姆·阿利耶夫总统作为一名专业的国际律师深谙此道，因此，

他向亚美尼亚抛出和平橄榄枝的同时也不断强调要为新的战争做好准备。

现在的亚美尼亚共和国宪法立法中还隐藏着什么惊喜？让我们来看一下1990年8月23日《亚美尼亚宣言》的文本，如上所述，包含“亚美尼亚国家组织和国家目标的基本原则”。在根据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和规范规定的任何独立国家所固有的国家组织标志和表征的总列表中，有一个（第11条）不同于一般国际法，“亚美尼亚共和国支持国际社会承认1915年在奥斯曼土耳其和亚美尼亚西部发生的亚美尼亚种族灭绝。”这份简短的政治宣言让每一个正义的、头脑清楚的读者至少想到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西亚美尼亚”这样的地理和政治定义的存在。在世界上任何自

然地图上都没有这个地理区域，在任何行政地图上都没有这个名称的单位。亚美尼亚意识形态领导人和政治家所指的“西亚美尼亚”是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东北部，该地区或是有一段时间曾是俄罗斯帝国（卡尔斯、阿尔达汉、阿尔温特）的一部分，或是在1916–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俄罗斯军队占领（凡、特拉布宗、埃尔祖鲁姆、哈基亚里）。在他们看来，这些地区应该属于亚美尼亚或亚美尼亚人。因为，《亚美尼亚独立宣言》文本中使用“西亚美尼亚”这一极端的历史和政治定义这一事实是对土耳其领土赤裸裸的觊觎。这一定义也被纳入宪法（国家）法律体系，因此在其现代宪法形式中也不可能承认这些地区是他国领土。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用纯法律术语“种族灭绝”定义于1915年发生在奥斯曼帝国的事件的合法性。众所周知，1948年12月9日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260(III)号决议通过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将灭绝种族罪作为一种危害人类罪纳入国际法律实践，并与1951年1月12日生效。世界现代法律仅仅适用于将来，没有溯及力。所谓“追溯力”是指新引入的立法规范仅适用于在其生效之前发生的时间。在相关国际法出现前28年在不复存在的国家发生的事件无论如何都不属于其限定范围。因为，亚美尼亚在其现在的宪法中将旨在违反国际法基础的活动确定为国家目标。

三是“国际社会承认1915年在奥斯曼土耳其和西亚美尼亚发生的亚美尼亚种族灭绝事件”作为现在亚美尼亚国家目标的这一表述被官方翻译为俄文和英文发布在亚美尼亚政府网站上(www.gov.am)。但这一表述可以有双重解释：承认1915年发生“亚美

尼亚种族灭绝”的奥斯曼帝国和西亚美尼亚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或者将其区分开来，视为两个不同的事实。

当然，这些问题只能由亚美尼亚政治领导人或是其国内宪法领域的专家来回答，例如在《亚美尼亚独立宣言》上签字的是亚美尼亚前任总统列翁·特尔-彼得罗相(Levon Ter-Petrosyan)，而非其他人。但是，从外人的角度看，在现在亚美尼亚共和国的宪法性质上，在构成宪法的全部文件中，对政治和法律原则作了极其具体的规定，并将其在法律上正式化，其中包含对阿塞拜疆和土耳其的政治、法律和领土的要求。现代亚美尼亚国家宪法的性质早在亚美尼亚共和国出现在现代世界政治版图之前就已经确定了。

只有两种情况可以改变目前的局面：要么尼科尔·帕希尼扬政府为过渡到“第四个”亚美尼亚共和国而进行根本的宪法改革，在其宪法中不提卡拉巴赫；要么与阿塞拜疆爆发新的卡拉巴赫战争。而新的卡拉巴赫战争将造成的政治和法律后果是“第三个”亚美尼亚共和国解体，但这要付出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在国际社会公认的边界范围内，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最终解决卡拉巴赫问题。选择权在埃里温。✿

参考文献：

1. Декларация о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Армении // <https://www.gov.am/ru/independence/>
2. Конституция Республики Армения (с изменениями) // https://www.gov.am/u_files/file/Constitution/
3. Совместное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Верховного совета Армянской ССР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совета Нагорного Карабаха от 1 декабря 1989 года «О воссоединении Армянской ССР и Нагорного Карабаха» // <http://theanalyticon.com/?p=13890&lang=ru>